

一枚铜钱 著
YIMEI
TONGQIAN

萌主有妖 II

MENGZHUYOU MING

《萌主有妖》
第二部

堂堂教主大人

可欺小正太，
回家撒娇？

正太有三好

身娇 体柔 易推倒



“教主，我们正邪不两立，
就算你会卖萌也不行。”

“花火试读馆”
重磅推荐！

卖萌
是所有教主
必备的技能

文艺出版社
NIX LITERATURE AND
ARTS



一枚铜钱 著

YIMEI
TONGQIAN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萌主有命. 2 / 一枚铜钱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783-5

I. ①萌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8740 号

书 名 萌主有命. 2

作 者 一枚铜钱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飞言情工作室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孔新婵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172 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,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783-5

定 价 26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魅丽文化



飞言情工作室



目录

第一章 衡山帅师叔 / 001

守护了十六年的初吻,就这么被一个小鬼夺走了!我愤然握拳想揍他,可手已经没力气抬起,眼前模糊不清。据说猛烈的撞击会导致神志不清,我果然已经出现幻觉了。

第二章 大手拉小手 / 019

这孩子不就是和我一起滚落山谷的臭脾气小鬼吗?没想到他竟然平安无事。呃……就是身上的衣裳破得有些惨不忍睹。

第三章 螳螂在捕蝉 / 037

翌日清晨,我蹲在破庙后面盛满水的废井里照了很久,摸摸脸,摸摸下巴,更加愤然,我哪里像是做丫鬟的料了?他斗鸡眼了不成?

第四章 误入快活林 / 054

玉狐狸眼睛里忽然满是探究:“姑娘,你观察入微,心思缜密,实在是学易容术的天纵奇才啊,不如拜我门下,我收你做入室弟子吧。”

第五章 打怪升级去 / 071

我长叹了一口气，将剑谱搞好，牵着我的马往外面走，心中无比惆怅。走了几步，见水东流还跟在一旁，我忍不住说道：“你不是说不跟着我吗？”

他双手抱胸，头微微仰起：“我没跟啊，我只不过是顺路去衡山。”

第六章 正面的较量 / 091

水东流那个毒舌王怎么可能轻声细语地问我睡好没，又怎么可能看我梳妆静候，眼前这人分明是假的。可我没想到他竟然就是玉狐狸，传闻以高超的易容手段闻名江湖的大盗。

第七章 勇闯恶人谷 / 110

马车驶进恶人谷，往前行了二十丈，就到了传闻中的恶人街。

这里街道宽敞，两边楼房皆是高于五层，甚至有高至七层的。我探头看去，这儿的建筑斗拱交错，巍然而立，一派轩昂壮丽的景象。

第八章 教主帮帮忙 / 126

水东流竟然真的打算让我睡地板，连被子都“贴心”地给我丢到了地上。我要是照照镜子，脸一定黑成炭了。听见小二在隔壁房，我出声叫他过来，然后还往水东流那儿喊了一声：“水粽子。”





第九章 有只吉祥物 / 147

我抓着被子愣了会儿神，听见外头有声响，小跑出去，眼前的景象十分诡异。

堂堂逍遥教教主竟然在陪我娘挑豆子！

第十章 又见高手 / 164

我安心躺着，出门遇贵人真是件美妙的事啊，就算遭人追杀，以我的幸运体质，屡次化险为夷，真是不能更棒。等大婶上完药，见她要走，我想起件事来：“婶婶，这里是哪儿？”

第十一章 龙潭和虎穴 / 181

悠然走到山庄，水粽子终于把我放下。我抬头看了看那山庄牌匾，确实陈旧。我随他们进了里面，入眼就是一大片空地，之后穿过两道门，进了里堂。里堂并不宽阔，一百多号人站在这儿，似乎有些拥挤了。

第十二章 前往百花谷 / 198

他揉了揉手和脖子，嘴角微勾：“我知道有些姑娘喜欢半夜爬我的床，就是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手段，我竟毫无知觉。”





第十三章 进击的记忆 / 216

这一次，哪怕这家伙依旧毒舌，还忘了我，可潜意识里，他还是没丢下我。

我伸手抱住他，两眼泪汪汪。我们虽然八字不合，虽然总是拌坑，碰到各种状况，可结果都一样——一直在一起，从未离开过。

第十四章 水行歌、秋秋 / 233

回到恶人谷，我就见那本无路的地方已多了很多条路，细细看着被碾压的青草，应该是这几日所致。突然来那么多人，应该是来参加我的接任仪式的。

第十五章 下一个十年 / 249

翌日，水行歌和沈秋就离开了医谷，据说还要去探望好多个舅舅、阿姨……日后我们成亲后，去遍访亲友简直是全国游的节奏。

番外之当粽子还是小粽子 / 272

最近水行歌觉得自家儿子很奇怪，非常奇怪。

番外之小酱油 / 276

江湖近日掀起轩然大波，武林中人纷纷往关中聚拢。





第一章 衡山帅师叔



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。

远处传来更夫敲打铜锣的声响，三更已过，天地间唯有虫鸣，不闻人声。

我蹲在佛祖石像后面，紧握长剑，终于知道为什么师姐会语重心长地说“梨子，你不要想不开，赶紧站直了”。可我贪图一时享乐，开始半个时辰还好，后来脚就渐渐发软发麻，偏偏这里人挤人，我动不了分毫，苦不堪言。

今晚是武林联盟围剿江湖大魔头的日子。

上月十五，盟主大人收到密报，一直在京城发展分支势力的西域逍遥教教主水东流秘密赶赴关中，意欲践踏正义联盟，夺权称霸。

江湖往来的反派素来不少，可是像水东流这样反常的还是很罕见，这不得不让人多想。一来，他久居京城，势力多在北方，无故来此，必有蹊跷；二来，有确切消息说他来者不善。鉴于他爹娘都是有名的反派人士，众掌门权衡商议，终于决定围剿大魔头。

而身为华山派弟子的我，自然要参加这次盛举。

十年前我拜师华山派，因它是数一数二的名门正派，爹娘要是在小巷大叔大婶面前说“我闺女是华山派弟子”，唰唰就会飞来一片崇拜目光，忒有面子。于是为了面子，爹娘把年仅六岁的我拖到太师父面前，奉上学费，

求太师父收徒。

太师父捏捏我的小胳膊小腿，伸手捋捋白花花的胡须，沉吟：“筋骨奇佳，习武天才。宋知，这娃儿就由你带吧。”

我一听，鬼哭狼嚎地抱着爹爹大腿不松手，僵持了半天，娘亲往宋知，也就是我师父手里丢了一包蜜饯，在我注意力转移之际，拉着爹爹撒腿跑了，留下师父和我大眼瞪小眼。最后我本着不要跑了爹娘又没了美食的想法，认命地抓住了他手里的蜜饯。

本来我还以为太师父说的什么筋骨奇佳是真话，还扬扬得意了很久，以为本姑娘以后可是能拯救全武林的，谁都别得罪我，否则记入黑名单。结果我在当扫地童子时，听见太师父对来拜师的人说“筋骨奇佳，习武天才啊”；在我做见习弟子时，太师父依旧对前来拜师的人说着“筋骨奇佳习武天才啊”；等我做了……好吧，后来在某天月黑风高时，我在后山默默烧掉了黑名单。

可惜如今正派不吃香了，在反派横行，武功天下第一必出自反派的世道下，众正派弟子去买袋米、买斤油都容易被邪派持刀围殴。身为正派中的正派，我时常觉得压力很大呀。

“咕嚕。”我摸摸瘪掉的肚子，蹲在佛祖屁股下默默在内心流泪：大魔头，你快点出现好吗？我还等着回去吃饭堂大婶蒸的肉包子啊！新鲜出炉的肉包子又松又软，馅料还冒着热气，一口咬下去……

“来者何人？”

不知谁喝了一声，破庙里哗啦响起清脆的刀剑声，窄小的地方如潮水般涌出百人。身旁的师兄师姐早就提剑出去，我刚试图站起身，腿的麻劲还没过去，啪地摔倒了。混乱中，不知被谁踩了一脚，我顿时泪流满面，出来做一次集体任务我容易吗！

等我爬起来，我瞧不见前头有谁，只听见有人喧哗，如百鸟争鸣，突然听见盟主那如洪钟的声音：“定是逍遥教接应的人，废话少说，众人听命，活捉他们，再问魔头下落。”话音一落，人群如遇漩涡，往前拥去，转瞬就传来兵器相交的声音。

大魔头放我们关中正派的鸽子？我愤然提剑，心想竟然白白等了大半

天，还有可能赶不回去吃大婶的肉包子，怎么说也要抓个喽啰泄恨。

可惜前面的人太多，我只能听到前面噼里啪啦地传来众掌门耍起看家绝活的声音。我努力往前挤，正准备匡扶正义，忽然瞅见庙门背后有个身影正在四处躲闪。

这人鬼鬼祟祟的，肯定不是我大正派人士，身为反派却胆小躲避，想必是个菜鸟。我蓦地勾唇一笑，提剑往庙门后走去。在我们出发前，太师父曾说“捉敌一人，得鸭脖”。我舔了舔有点干的唇，咽了咽口水，仿佛已看见有根大鸭脖在召唤我。

我左手抓门，蓦地打开，右手长剑以虚招直刺而去，没想到却刺了个空，剑尖直接嵌在土墙上。

没人？

可我分明没看见有人从这里出去。

我倒抽一口冷气，一想不对，低头看去，就见一个白衣小童仰头看来，七八岁，瞧不清脸，眸光因外头微亮光芒的映照隐约闪现，顿感冷意和轻蔑。他声调不屑：“又是个战斗力负五万的渣。”

“……”我大怒，哪个做爹娘的这么缺心眼，抓大魔头竟然带孩子来，还如此毒舌？

我伸手捏他的脸，手感嫩滑又软，真像个肉包子：“你才是个渣！”

我的手瞬时被他推开，只见他竟然怒了：“不要捏我的脸！”

我扯了扯嘴角，抬手，又捏了一把。

“……”

我瞅了一眼那边的局势，依旧是挤不过去的样子，算了，在这里保护某大侠的孩子也算是做贡献了：“小鬼，你的爹娘是谁？”

话落，不知谁劈来一道劲风，猛地拍在门上，我忙抱住那小鬼。破旧的门顿时断裂，急劲打在身上，痛得我啞啞抽气，再看他，毫发无损。没了大门遮挡，我总算是看清他的模样，眼眸明亮而大，面庞红润，真是个俊俏的男童。我本以为自己这下总算是在他心中树立起伟大形象了，谁想他僵硬地勾了嘴角：“这都躲不开，果然是渣渣。”

这到底是谁家孩子？我很想打他一百遍啊一百遍！

我反手摸摸背缓解痛处，好一会儿才直起了腰，他又拧眉，问：“真的很疼？”

我拍拍他的脑袋，语重心长道：“好了，江湖很危险，快点回家喝奶去。”

他的小脸顿时憋成猪肝色。

我心满意足地抬头看去，只见前方人潮已经不那么拥挤，有大开之势，忙提剑，准备上前增援，谁想一人轻落在我身边，面上神色一如既往的肃穆。师父声音低沉：“对方有援兵，速速撤离。”

说罢，师父脚尖一点，又跃入前头乱阵，众高手已开始掩护众菜鸟离去。我忙拉了小鬼的手往外跑，可他却一只手抓住门不肯走。到底是哪家爹娘教出的如此胆大包天的娃，日后一定要好好讨教。只是片刻，偌大的庙里已经只剩下几派掌门和几个身份不明的黑衣人。顾不了那么多，我抓了小鬼的衣服，一把将他扛起，往外跑去。

庙外已不见一人，第一次参加集体行动的我傻眼了，这撤退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。

我循着小镇的方向一路狂奔，生怕后头的人追上来。本来以我的半吊子武功，我扛着一个人跑已经够累了，谁想那小鬼还在拼命挣扎，磨得我肩膀酸疼，最后我忍不住吼道：“再吵，我把你丢去喂老虎！”他这才安静了。

树林晦暗无明光，我放缓步子，隐约看见有兽类发着光的眼睛虎视眈眈，在这阴冷之地看去更觉可怕，让人只想速速逃离。

只是这里离华山稍远，我们赶了一日路程才到，地形并不熟悉，只知道穿过树林再行三里就能见到小镇大门。前头亮光隐现，我大喜，看来我认路的本领还是不错的，可以和师兄他们会合了。

眼见只差一步就能迈上人生光明大地，却不想迎着那满眼亮色，我脚下一空，重心陡然消失，往下坠落。我竟然跑错方向了！这一飞坠，已将扛在肩上的小鬼甩出去。那小鬼也是愕然，只是一瞬，就用眼神向我传达了一系列心理活动：“你这笨蛋！救命啊啊啊！”

我急忙抓住他肩膀，这一扯，衣襟紧勒脖子，他立刻翻了个白眼，一脸要杀了我的表情。来不及多想，我抱了他往下摔去。

身子重重摔在满是石子的地上，还未反应过来，我已像一颗鸡蛋般滚啊滚……滚得我脑袋昏胀，手掌却托着小鬼的后脑勺不敢松手，感觉手背的骨头都被压断了。

几乎力竭气尽时，我终于是停了下来，小鬼也随之急停，脑门砰地磕碰在我的脸上，我的鼻梁骨差点被他撞断。最要命的是，我的唇上隐约感觉到两瓣热乎柔软的唇……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守护了十六年的初吻，就这么被一个小鬼夺走了！我愤然握拳想揍他，可手已经没力气抬起，眼前模糊不清。据说猛烈的撞击会导致神志不清，我果然已经出现幻觉了。

要不然，为什么我会觉得压在身上的人越来越重？而且，似是一瞬十年过，那孩子转眼变成了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！

算了，根据武林趣事记载，重伤之后晕倒，会走桃花运的。

如此一想，我安心地晕了过去。

太师父说得果然没错，现实永远是残酷的。

醒来后，我确实没有露宿荒野，但是一睁眼就听见剑声铿锵，那剑还顶在脖子上。这是闹哪样？我咽了咽口水，看着围观我的人，讪笑道：“几位大侠怎么称呼？”

一人的视线冷冷扫过来：“大半夜擅闯山谷，非奸即盗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师姐，杀了她吧。”

我蓦地哆嗦：“我……我只是路过，从山上摔下来，要真的是来偷盗的，怎么会把自己弄得一身伤？那也太笨了。”

那人拧眉：“听闻昨夜山上有异动，正派围剿水东流……你是？”

我正色道：“我当然是逍遥教的人。”

正派人士怎么可能会对陌生人拔刀相向？像太师父和几位师伯，都是将人请到桌前，喝杯茶，探讨一下人生，等发现对方是奸佞之人，才立刻碎桌开打。这才是正派的作风。他们笑得一脸小人模样，怎么可能跟我是

同一个阵营的？

那人微挑了眉：“逍遥教总舵、分支皆离这里甚远，杀他几个弟子也神不知鬼不觉。正好宫主缺个人练银针……”

我抖了抖，宫主……银针，又是山谷里，诧异道：“这是邪月宫？”

那人轻笑一声：“是。”末了又哼了一声，“那群蠢人偏偏在这儿玩什么围剿，活该被我们抓。”

我顿时倒抽一口冷气，掉哪里不好，竟然掉进狼窝里来了！

邪月宫本来叫明月宫，后来他们前前任宫主嫌弃这个名字太正派，喊出来也不霸气，实在无法突出邪恶形象，于是改名叫邪月宫。

还有……要不是我一脚踩空了，谁愿意来这儿？我瞧瞧身边，不见那小鬼的踪影，差点抬头问出一句“跟我一起的小家伙去哪儿了”。话到嘴边，我硬生生咽回去，要是问了，我简直就变成了猪队友。

我厚着脸皮道：“我身负重伤，再不疗伤命不久矣，还怎么做针靶子，是吧？不如等我养好身体再做针靶子？”

几人相觑一眼，结果我得到了一瓶金疮药，接着被踹进地牢。

听闻邪月宫的金疮药非常不错，可惜分量太少，半瓶都用在了手背上。我摸摸脸，那儿也擦伤了不少，动脚，又疼得啞啞抽气。在破相和变瘸子之间挣扎一番，最后我悲壮地把药用在了脚上。

等我出去了，一定要抱住师父的大腿哭诉，然后领兵十万，践踏邪月宫。想到明天要被抓去做针靶子，我顿觉前途晦暗无光。

我躺在干稻草堆上，抓了一把草抱在怀里，庆幸现在还好是夏天，不然一夜过后肯定会被冻成冰棍。

夜里睡得迷迷糊糊，我隐约听见声响，但实在是又困又饿，没力气睁眼，心想横竖死不了，要被抓去做针靶子也逃不掉，干脆让他们拖着去好了，我还是多睡一会儿吧。

铁门果然咣当一声被打开，我能感觉得到地面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一听就是高手。我心道，那我就更不用反抗了。谁想那人停在我身侧，声音极不耐烦：“死了没？”

我微微睁眼看去，那人正对着地牢小窗亮处，一身月牙白长衣，丝毫

未衬得他肤色黯淡，反而在倾照月光下更显白净，如仙人临世。他狭长眉眼微垂看来，又皱眉：“没死就快起来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我忽然想起方才在破庙里，师姐心神荡漾地指着前面一个白衣人说，那个就是衡山派最年轻的师叔，武功盖世、英俊潇洒但不近女色，真是太可惜了……说了一大通。现在他可不就是一身白衣加一脸禁欲的模样，又是来救自己，不是帅师叔能是谁？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借力而起，泪流满面：“师叔，我就知道大家没有忘记我。”

“……”他抿着唇，斜乜我一眼，“出去后，我们人情两清，你若再敢这么抓我的手，我就将你大卸八块。”说罢，面露杀气，连眼里的煞气也慑人。

我嘿嘿低笑：“师叔你真是幽默。”

他扶额，愤愤抓了我的手：“我要赶紧把你丢出去，从此天涯不见！”

“嗷嗷……”我浑身一抖，“别抓我左手，抓右手。对了，师叔，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个小鬼？”

他换了只手继续拉着我往前走，头也没回：“没有。”

“就是一个穿着白衣，脸上写着‘你这个蠢货’，不可一世，又毒舌又欠揍的小屁孩，七八岁的模样。”

“……没有！”

没有就没有，不要吼嘛，谁说帅师叔散发禁欲气息了，分明内火旺盛到不行。不过师叔，你为什么把自己裹得跟粽子一样，连手指头都不露一根？不能趁机碰一下，我表示很忧伤呀。

我一边哆嗦，一边跟在他后面跑。师叔求您怜香惜玉，我脸不受伤还是挺好看的，真的是一块美玉，您能不能跑慢点？再这么跑下去，我就真要变糰子了。

不得不说，帅师叔的武功实在不错，从地牢跑出去，我一路都能看见倒地的宫人。他们气息未绝，但却挺身不动，身上无血，分明就是被点了穴道。能悄无声息这么做的，武功自是深不可测。

我顿时又崇拜起他来，觉得他要是能再体贴点就好了。脚步实在是跟不上，我脚一崴，师叔又仍在跑，几乎是将我拖了出去。我整个身子趴在

地上，手还被拽着。

“嗷……”我痛苦地低声号叫，“师叔，其实您是邪月宫派来折磨我的吧！”

师叔满是嫌弃，伸了伸手，缩回，又视死如归般伸手，似乎终于狠下心，咬牙道：“我从没抱过女人。”

我大感欣慰：“人生难免有第一次的。”说罢乖乖抬手求抱。

师叔果然不会抱人，抱的姿势十分奇怪，还不肯听从我的建议，说这样抱着舒服而且跑得快。我只好憋屈地以怪异的姿势窝在他怀里，不过这比起被他拖着像个神经病那样跑，实在是好太多了。

邪月宫并不算是江湖大反派，但势力也并不小，与恒山派实力相当。他们深居谷底，主要以贩卖古墓珠宝玉器为生，为江湖中人所不齿。

身为盗贼，他们也怕有贼来顺手牵羊，因此这邪月宫的地盘素来是易守难攻，四面都有机关布置，外人一旦进来，很难全身而退。

虽然不知道师叔找到逃出的法子没，但是有人在身边，我还是觉得安心无比。

只是我伤得有些严重，神志也越发不清。没一会儿，我舔了舔干得要裂开的唇，嘀咕道：“师叔，你有肉包子吗？饿……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水吗？渴……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……”

“你够了！”

碰到一个不会照顾人的师叔，估计即便能出去，我也只剩半条命了。我迷迷糊糊想着，师叔却忽然停了下来，侧身站在墙后，低声道：“有人。”

我紧闭了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。师叔左右看了看，往反方向继续跑。

师叔轻功很好，即便抱着我，落地也几乎无声。我不由感慨，原来衡山派的轻功这么厉害，看来他们在今年的正反武林大会上大有为正派出一口恶气的希望。

我快被颠得习惯了，他又停下步子，满目肃色地看了看四周。我小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他沉思片刻：“这里不对劲。”

我挣扎着偏头看去，这儿确实有点不对劲。我们刚才经过的地方或多或少都有人把守，可这里却空无一人。凌晨的风不该这么冷，可这风轻拂而过，无端端地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“这该不会是邪月宫的禁地吧？”

“禁地？”

我认真点头，抓着他的衣裳往他怀里钻：“是啊，那些江湖大反派在自家门派里不都爱弄这些么蛾子故弄玄虚吗？”

他扯了扯嘴角：“既然是故弄玄虚，那就无妨了。”

我惶恐，脑袋里嗡嗡直响：“师叔，你不要想不开啊，重点是你不要带着我想不开啊！”

“再吵，丢你回地牢！”

“去吧！师叔！”

“.....”

这里绝对是禁地，无论是构造还是气氛，明显就是话本里说的那种地方。我们穿过大片竹林后，月沉天际，朝阳给天地渐抹明媚亮色。

天地明亮起来，我也稍稍恢复了些精神。师叔的步子依旧轻快，我顿时感叹我真是身轻如燕，没有给他带来一点负重感。我正美滋滋地想着，师叔步子猛地一顿，只是刹那，身子下沉。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熟悉，不就是踏空吗？难道我还要再滚一次？

我立刻抱紧他，生怕他将我甩出去，谁想底下犹如无底洞，瞬间将我们两人吞噬。师叔反应极快，立即伸手抓住凸石，我能感觉他正尽力伸腿在探石壁，寻借力点。他还未找到，手上攀着的石头一松，又再次往下坠去。

风声急急掠过左耳，呼啸作响，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，我们肯定会没命。

不过以师叔的轻功，他一人上去不是难事吧？我蓦地松手，将他一推。看着他满目诧异，我忽然想，半吊子了十六年，我终于做了一件可歌可泣